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成都日报



2023年9月5日
星期二

风物

八阵图前话美食

成都 □韩强

弥牟镇原名唐家寺，坐落于成都市青白江区西北端，南与新都区相连，西与彭州市交界，北与广汉市接壤。因唐代在这里兴建寺庙，故称唐家寺。历史上的唐家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肉牛集散地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有一位年龄相仿且十分要好的发小，他的父母顺应时代潮流，兴办了一家屠宰牛羊的作坊，其肉质上乘价格公道，产出的牛肉常常供不应求，每天去牛市买牛，就成了他家的当务之急。那时发小刚好初中毕业，见家里人手紧缺便主动跟着长辈们去牛市学习，以便减轻父母的压力。一次发小叫我随他去弥牟镇买牛，出于好奇，我欣然应允。刚走进牛市大门，我便被这庞大的市场以及来自省内外各种水牛、黄牛、牦牛等多得数不胜数的牛群所吸引。不可思议的是：偌大的市场买牛卖牛大都无需用秤来计量，而是全凭买牛人的一双“火眼金睛”去衡量一头牛或一群牛屠宰后的大致出肉率，其精准度基本八九不离十。除此之外，那些在我们上小学之前就烂熟于心的阿拉伯数字，在这里会被业内通用的如：搜、抬、早、察、拐、劳、条、稿、烧的汉字语音代替，便于用来计量和讨价还价。其意图是为了不让旁人听懂，从而守住自己的商业秘密。假若因买卖双方价格没谈拢处于僵持状态时，一位腰系围腰，年龄在六十多岁，专为促使买卖双方能顺利成交(俗称编编匠，亦称经纪人)的大爷就会连忙上前将买卖中坚持不松口的一方拉至身边，迅速握住对方的手藏在自己的围腰下，彼此不动声色，却心领神会地互相捏着对方的手指，几经反复，大爷脸上才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这就标志着通过他与买卖双方之间不断游说和撮合，这桩买卖终于成交了，当然，大爷凭借自己的辛勤付出，口袋里也装上了一笔不菲的佣金。

从牛市出来，已是中午，此时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，大概是发小对所买的牛比较满意，他兴奋地对我说：强哥，走！咱们去饭馆吃“白水鹅”。闻听此言，我加脚步跟随发小到离牛市不远的一家回民饭馆，还未坐定，发小就急不可耐地先点了一道这家饭馆的当家菜“白水鹅”。另外还点了一道“回锅牛肉”。还不断提醒老板鹅肉要稍微“朗”一点(肥点)才好“惠”(好吃的意思)。

发小即兴给我来了一段有关白水鹅的饭前知识普及：白水鹅，顾名思义就是将已打理好的整只鹅肉放入锅中，加上水和葱姜，盖上锅盖用大火煮开，再用文火煮上二十分钟后捞出，待晾冷后宰成小块，佐以秘制的调料……正说话间，这道肥瘦相间，咸鲜适中，面上撒了葱花和芝麻的“白水鹅”已端上了饭桌，我拈上一块鹅肉放入嘴里细细一嚼，天啦！这道传说中的美味简直令我无法用文字去描述，却让我瞬间感受到了人间烟火的美好。换句话说，这顿饭正是有了“白水鹅”的加持，自然就大快朵颐，酣畅淋漓。让我多年以后仍对它记忆犹新，念念不忘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弥牟镇不仅拥有像“白水鹅”、鹅汤面、牛杂火锅、清真腌卤、正宗宰牛场鲜毛肚等美食，它还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。早在约1800年前，诸葛亮便在这里布下了千古流传的八阵图，用于排兵布阵，操练士卒，直至今日，在弥牟镇古色古香的八阵巷仍有迹可寻。除此之外，弥牟镇还是多民族聚居区，现今有1700多名回族人在此安居乐业，与当地汉族唇齿相依，互惠共生。而建于清雍正年间的清真寺历经风雨仍屹立在原地，静候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到来。



新都八阵图

蒋蓝
摄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写在水上的字

北京 □李敬泽

败、略败，还可能是互有胜负，打个平手，如此算来，至少需要七种写法，我将在纸上虚拟不同的七场战争。也就是说，不管结局如何，战争实际上已经发生了，它就装在我的袖筒里。

想到此，我的尾巴又禁不住要翘啦，谁是战争的指挥者？不是大帅，更不是皇上，在下是也。

是的，我是小说家，对我来说，战争的结局如同人的命运，其实也翻不出很多花样，重要的是，我们如何走向那个命定的结局，这就需要妙笔生花，需要情节、气氛，需要煽情的小闲笔，诸如“关键时刻，某把总奋不顾身……”或者“寡不敌众，某将军望北而拜，挥刀自刎……”云云，所有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让命运通俗易懂地展开，让惊喜、恐惧、绝望和哀愁不再是绝对的、不可理解的，尽管命运这匹马跑向了自己的终点，但通过我的书写，你们将相信，这匹马没有发疯，它已被驯服。

所以，皇上必须看小说，你必须讲故事。我认为皇上们对此是“圣聪烛照”，心知肚明的。电视剧《康熙王朝》中，“与天同在”的太皇太后老祖宗有句名言：天下最不可信的就是奏摺这东西。我听了之后，和广大观众一样在心里磕头如捣蒜：教训的是！但窃以为这话后头还得加一句：天下最可信也是奏摺。我相信老祖宗的意思也正是如此，否则你就不能理解皇上们为什么总是把大堆奏摺捆绑打包，移交史馆，历史学家们据此增删裁剪，编一个更大的、更加不容置疑的故事。

——这完全是一个创作、编辑和阅读过程，战场上那些脑袋滚在地上、肠子见了阳光的人们其实是可有可无的。当然，你会争辩说，那个结局总是确实发生的吧？在虚构的海洋中总会有一块坚硬的石头，它由“真实”的人类活动凝聚而成。

书评

再现“隐入尘世”的“她”力量

成都 □徐么磋

长久以来，我们赞美米开朗基罗的《大卫》，我们熟悉梵高的《向日葵》，我们了解齐白石的《墨虾》。但是，我们却很少能听闻或者欣赏到女性的艺术作品。这是否是因为女性缺少艺术天赋？是否是由于女性较少从事艺术创作？

对于这些问题，国内著名诗人翟永明作出了回应。在新近再版的《天赋如此：女性艺术与我们》一书中，翟永明回溯和梳理了中外的女性艺术发展历程及具体的艺术家成就。阅毕此书，我们或许会发现，在人类艺术创作的历史长河中，女性从未缺席，一直在场。

寻找女艺术家之旅

作为一名女性创作者，翟永明一直非常关注与女性相关的议题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翟永明亲历并见证了国内日益丰富的女性艺术实践，与此同时，女性艺术家在艺术史中籍籍无名的现象也被翟永明看在眼里。

于是，1999年左右，翟永明便踏上了寻找女艺术家之旅。旅程中，她写作了《天赋如此：女性艺术与我们》一书。这本书写作完成后，曾在多家出版社的编辑手中流转，在2008年才得到出版。但很快出版社倒闭了，这本书也因此被遗忘。如今，15年过去，这本书终于再次问世。

在《天赋如此》写作到再版的20余年间，翟永明始终以女性敏感、细腻的独特视角，观看和解读女性艺术，女性艺术历程上发生的种种变化都被翟永明尽收眼底，也被记录在了此书中。

女性在艺术创作中的天赋

有位评论家曾说过：“历史是一件手工作品……只有进入记忆中，被记录下来，它才会存在。”依照这样的逻辑，只有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天赋才曾经真实存在，而那些被历史遗漏的天赋就不是天赋。所以，为了发现女性在艺术创作中的天赋，翟永明重新梳理历史，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艺术天赋。

可能从未读过一本摄影杂志，也从未接触过什么摄影家的薇薇安·迈尔赖直觉，用一台相机，一扫就扫了几十年的街，一扫就扫出了“半部摄影史书”。中国元代女画家管道昇，据称擅画墨竹梅兰，其所画之竹墨色苍翠，跳脱不羁。她自陈：“竹势撒崩云触石，应是潇湘夜雨时。”

中外许多女性都展现出了强大的艺术天赋。然而，囿于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，女性在艺术史中多是被边缘化的角色。少有的有史可查的女性艺术家，其背后往往有

名家



李敬泽 著名评论家、散文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、散文家奖，花地文学榜年度评论家金奖，十月文学奖等。著有《青岛故事集》《咏而归》《会饮记》《会议室与山丘》等。

《春明梦录·战事奏报不足信》：

闻咸同之际，军务紧急，朝廷日盼军报。遇有胜仗，即用红旗报捷，飞摺八百里驿递。所谓八百里者，真八百里也。驿站遇军务时，每站必秣马以待，一闻铃声，即背鞍上马接递。其忙急于如此。然奏报中所叙战情，委曲详尽，一若好整以暇者。按之事势，种种可疑。后查知其幕府言，此等奏稿，皆于未战之前，先行拟定；一得胜仗，即行发摺，驰陈其当日如何冲锋，如何陷阵，贼从何地来，我从何地追，杀贼若干，获战利品若干，皆由幕府以意为之。将来如有事实大悖谬处，只于奏报详情情形时，设法补救，亦不必显为更正也。然后来所撰，平定某地某匪方略，

地方

围炉煮鱼话升钟

成都 □张忠辉

正月里，姑父一家来给我爸过生日。老爸今年97了，必须好好相聚。一家人围着炉子煮姑父从老家南充带来的升钟鱼。

鱼还没全熟，吃货小妹妹哧就伸了爪爪，捞起一块，张嘴就迎了上去，说是生鱼片都吃得。还说升钟最巴适的就是鱼：诱人的火锅鱼、藤椒鱼、麻辣鱼、酸菜鱼，听着就口水直冒，勾魂的鱼片汤、鱼排汤、鱼头汤，抿一口就唇齿留香。

喜欢钓鱼的大表哥三句话不离本行，他说，升钟是钓鱼天堂：花鲢、翘壳、鲫鱼、鲤鱼、乌鱼、草鱼……应有尽有。现在，升钟湖已经是闻名天下的“国际钓鱼城市”举办地了，中外钓友在升钟垂钓，那种人鱼互动互逗，偷吃与反偷吃，诱捕与反诱捕的心跳感觉简直不摆了。

痴迷摄影的二表弟心思却全然不在鱼上，忙着炫耀他拍的一张张照片：能并行四辆大卡车的升钟大坝气度非凡；朝阳映射下的神坝塔塔梦幻典雅；老西水县衙遗址古朴深沉……在他眼里，升钟的每一滴露珠，每一片花瓣都充满灵性，充满活力。

以耍家自称的三表弟边往我老爸碗里挑鱼，边鼓励老爸回南充到升钟去耍。他说升钟不但是西南金三角，成都后花园，而且是一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：双峰傣戏、店垭花灯、树皮画、双峰山歌、保城地灯、神坝皮影等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，还有起源于宋代的鱼拓画……

姑父边吃边摆升钟的传奇事：从前，在南部和阆中境内有一口神奇金钟，是两地人民丰足富裕的象征。有贪心人想独占私吞它，神钟不从，就巧妙地在两地点游走躲藏，最后化成一座“钟样的小山”隐蔽在西河中，一旦干旱水枯，它就会从水里“升”起来保佑两地人民。人们为了感恩它就修了升钟寺，后来成立了升钟公社，水库上马时，大坝就建在这块宝地上，所以叫升钟水库。

我第一次听说“升钟”是47年前，老家小镇上广播里传来普大喜奔的消息——要修升钟水库了，川东北人民要有自己的“都江堰”了！火炮从街头爆到街尾，耍龙从天亮舞到天黑……

那时，老家十年九旱，夏日酷暑，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烤得大树小草、庄稼禽畜、男女老少都蔫蔫地耷拉着头。说是救命最贱，可不管是我家的小黑狗，还是隔壁的大黄狗，都拼命伸着长长的舌头，就连最不怕热的知了也热得“死了死了”地惨叫……

连续30天不下雨叫小旱，40天叫大旱。菜秧子晒焦了，苞谷叶晒焦了，人们的眉头也晒焦了；河沟晒裂了，稻田晒裂了，人们的心也晒裂了；辛辛苦苦栽下的苕秧，几个毒日头下来，就奄奄一息了。男女老少挑的挑，背的背，都在找水抗旱，我们这些小毛孩就端起盆盆钵钵一窝一窝地灌。烤得黝黝黑的背上结满了细细的汗盐，喉咙干得冒烟，将就灌苕秧的水往嗓眼里灌……那些被彻底晒死了的苕秧，还得抢时补栽，红苕半年粮呀！

人们祈天求地，盼雨救命，盼来的往

皆根据当日奏折原文，酌量删减，不能自赞一辞。今之战事如此，古之战事何莫不然。读史者不可不知。

《春明梦录》的作者何刚德，晚清同光之际任职吏部，他是军机大臣宝均的门生，于“宝中堂”府上走动甚勤，腿勤、嘴快、好事，我估计也是个传播“政治谣言”的喇叭。笔记一体，本是“谣言汇编”，到清末民初，王纲解钮，世道凌夷，大家伙儿造谣更无顾忌。相比之下，何氏尚余一点“老吏”习气，就算造谣也不致全无根底。

张爱玲谈“流言”，引了一句英诗：“Written on water”(水上写的字)，“是说它不持久，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传得一样快。”——有多快呢？如水流，如潮动，其实还是不太快的。在前工业时代，蒸汽机尚未发明，谣言传播的最快速度是一日一夜八百里，平均时速16.67公里。

——据何刚德说，这正是清军战报从遥远前线抵达朝廷的速度。该速度在19世纪中后期不免为洋人所笑，但是在此之前的上千年，咱们一直领先世界。唐宋以来来华观光的外国人说起此事总是叹羨不已：在China，朝廷上放个屁，天高地远之外很快就能闻到味儿，反之亦然。

但我要谈的不是速度问题，读《春明梦录》读到《战事奏报不足信》，只见咱们圣明神武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皇上半夜里被“特快专递”喊起，披龙袍，乘孤灯，“忽闻官军收河北，漫卷榴子喜欲狂”！而我就比较纳闷，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手里的摺子其实是一篇小说，是“军事题材文学创作”？

对啦，我要谈的是小说问题。据何刚德所说，每到战前，师爷们必先拟妥奏稿，由此推断，这种预制的“新闻”肯定不止一份。如果我早生两百年，有幸加入某大帅的秘书班子，我就会一口气写它六七份，因为战争的结局可能是大胜、中胜、小胜，或者大败、中

往不是喜降甘霖，而是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，把快要渴死的庄稼冲得一千二净，平常温柔的嘉陵江像一条咆哮的孽龙恣意狂奔，沿岸成茫茫泽国，我眼睁睁看着上中坝刚被淹没，下中坝又岌岌可危了……昨天在抗旱，今天又防汛，“天府之国”的美称，似乎与川东北地区毫不沾边。

姑父说：中国几千年历史，就是农耕文明史，也是一部治水史。从女媧补天到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，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唐宋……旱灾洪灾，防洪抗旱，往复循环。

新中国把“水”列为“农业八字宪法”之一，在全国掀起了治理水患的高潮，川东北人民祖祖辈辈期盼修自己的都江堰的梦想，一个宏大的水利规划一直在抓紧进行。1976年，终于得到国家计委批准——“升钟水库”从此昭告天下。

也许是使命的驱使，从小在干旱中挣扎的父亲和姑父都在水利战线工作了一辈子。他们几十年都在忙于水利规划、设计和建设。我问姑父为升钟忙了多少年，去过多少次？他感叹：“升钟一直是我们的重点，从参加工作忙到退休，去了多少次哪记得清，但升钟的山山水水一定记得。”

是呀，那些年家乡很多人去升钟水库工地劳动，我当时还小，想去没去成，后来考上了大学，只好把想去升钟的心愿装进行囊，藏在心底，直到几年前出差南部才了了心愿。

升钟的鱼火锅越吃越热火，升钟的龙门阵越摆越热闹，平常少言寡语的老父亲终于忍不住开了金口：“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从专业角度看，升钟不仅有你们看到的大坝古塔、湖光山色、鱼肥水美这些外观美，它强大的水利功能才是升钟内在的美，核心的美。”

他说：升钟水库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，是以灌溉为主，兼有防洪、发电、航运、养殖、旅游等综合功能的大型骨干水利工程。灌区覆盖南充、广安、广元和遂宁4市10个区县。蓄水以来累计向灌区供水58亿立方米，灌溉农田3886万亩，累计产粮138亿公斤。2006年，南充及周边再次遭遇了特大旱灾，升钟水库及时发力灌溉，保住了受干旱威胁的数百万亩不苗，减灾总效益达到18.6亿元，也滋润养育了灌区数百万人民。

老父亲的话犹如醍醐灌顶。我的脑海里再次出现升钟水库(湖)美好的记忆：湖区碧波荡漾，水烟袅袅，宽阔的水面倒映着两岸青山，远处，湖水延伸到山脚，出现无数条大大小小的、弯弯曲曲的分支，就像人的心脏引出的动脉静脉，流向躯体的各个器官，营养着每一块耕地粮田，滋润着大地母亲躯体的每一个细胞。而灌区苍苍茫茫的丘陵，则如波浪起伏的浩渺沧海，敞开博大又温柔的胸襟，把升钟湖这西南地区最大的一颗“明珠”，深情地拥入怀中……

围炉煮鱼话升钟。品味的是升钟鲜鱼，评说的是升钟往事。升钟湖则在人们的品评之间，一碧如洗地流淌，流淌着今天的大美……

主编：蒲薇 责任编辑：蒋蓝 范湘鸿 美术编辑：高超